

古韵遗风的现世承传 文明根脉的当代回响

——省级非遗项目《神农礼乐史诗·邀大岭》的传承价值与未来展望

梁柱

在皖西大地的丰乐河畔，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农耕祭祀盛典——《神农礼乐史诗·邀大岭》，至今仍以其庄重的仪轨、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诉说着中华民族对文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敬仰与追思。作为2010年入选省级非遗名录的重要项目，《邀大岭》以“神农农”“清神鸟”“跳五丰”三大乐章为核心，融合祭祀礼仪、民间舞蹈、大别山歌与皖西民俗于一体，是研究皖西农耕文明起源的“活化石”，是探索六安地区农耕文化发展史的“活档案”，是阅读大别山民族迁徙、融合、演进史的“活地图”，是东南亚各国的炎黄子孙了解悦炎帝神农氏初创农耕文明史、汇聚中外人心的“活窗口”，是推进当代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力”。

《神农礼乐》歌声里的文明密码：
从主题歌看《邀大岭》的精神内核

在《邀大岭》的祭祀仪程中，一曲高亢激昂的《神农礼乐·清神鸟歌》总能穿透时空，将人们带回上古先民与自然对话的神圣场景。这首被省城音乐家称为“无法记谱”的主题歌，以其独特的上下颚连续颤动发出的奇妙颤音、拖腔和方言吟诵，成为整个礼乐史诗的灵魂线索。据皖西学院古代史教授姚治中考证，其旋律架构与汉代《大风歌》一脉相承，印证了《邀大岭》音乐元素在历史长河中的深远影响。

（一）歌声中的天人对话
《神农礼乐》的得名源于其“挣破脖颈”般的高亢唱腔，这既是皖西民歌“高腔长调”的艺术呈现，更是上古祭祀中“以声通天”的文化遗存。歌词中“神农（即炎帝）赐福大冲来，今年庄稼真不坏……”等句，将农耕劳作与神鸟图腾崇拜相结合，体现了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这种“人神共舞”的仪式性歌唱，并非简单的迷信表达，而是早期人类通过艺术形式构建生态伦理的智慧结晶——通过对神农氏与神鸟的礼赞，传递“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呼吁尊重自然、感恩馈赠的生产伦理。

（二）周恩来总理指示下的现代转型
据《六安县文化志》（皖非出字88第2068号）等史料记载，《神农礼乐》曾于1957年光荣晋京，参加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荣获创作和表演双优奖。并入选中南海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场汇报演出的节目之一。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这个舞蹈苗子好，今后你们要多向农民兄弟请教，把这个舞蹈演得更加贴近农民的生活。”
《邀大岭》中的《神农礼乐》晋京演出，这一历史指示成为该项目创新的转折点：新一代传承人在保留传统祭祀框架的基础上，将舞蹈动作从程式化的图腾崇拜转化为对农耕生活的艺术再现。如今的《神农礼乐》歌声中，既保留了“三顶礼”“三上香”“三叩首”等古老仪轨的庄严肃穆，又融入了“大别山歌”“蜜蜂团花”等源自田间劳作的十个生动舞姿，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这种“守正创新”的实践，使《神农礼乐》超

越了单纯的祭祀歌曲范畴，成为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生命力的文化符号。
礼乐史诗的多维图景：
《邀大岭》的内容体系与文化价值
作为一部完整的帝王级礼乐史诗，《邀大岭》以“入场式+三大乐章+十歌+十舞”的结构，构建了一套集祭祀、歌舞、民俗于一体的文化体系。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对上古农耕文明的活态保存，更在于其对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层映射。

（一）仪轨庄严：三大乐章的文化叙事
第一章：祈神农·求丰收。祭师胸前悬挂的“青玉璜”（道具，真品现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熠熠生辉，这一1985年出土于我市金安区双河镇新石器晚期遗址王大岗的国宝级文物，以其“上达神明之贗，下合天人之和”的象征意义，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精神纽带。童男童女捧持“三生”（猪头、公鸡、鲤鱼）与“五谷”（稻、麦、黍、菽、稷），行“三三见九”大礼（三顶礼、三上香、三叩首），重现了《周礼》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祭祀传统。祭师宣读的《具奏神农农大帝疏》，追溯神农“初艺五谷、尝百草、制医药”的伟大功绩，构建了中华民族“耕读传家”的文化根脉。

第二章：清神鸟·赐丰收。脱胎于上古图腾舞的《鸬鹚理窝舞》，在周总理指示下焕新为十大舞蹈套路：“仙鹤舞云”“模拟神鸟展翅的轻盈”，“二鸟啄虫”再现田间除害的场景，“神鸟飞天”则寓意丰收愿望的升华。这些舞蹈动作既保留了原始图腾的神秘韵味，又融入了皖西农民对秧鸡（鸬鹚）生态价值的认知——秧鸡捕食害虫护佑农田，成为自然馈赠的象征化表达，体现了农耕文明中“万物有灵”的生态观。

第三章：跳五丰·庆丰收。《刚显神功》“天女散花”等舞蹈动作，以刚柔并济的肢体语言演绎五谷丰登的喜悦，最终以“谷济四方”收尾，传递“丰收共享”的人文精神。这与《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遥相呼应，彰显了皖西先民崇德向善、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

（二）活态传承：从庙区到舞台的守正创新
如今的《邀大岭》已形成“三位一体”的传承人体系：

1. 传承人矩阵：以陈良亨、汪心宏、陈宗清等省级传承人为核心，建立了涵盖老中青三代、17名省市级传承人及102名基层传承人的队伍，其中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加入，印证了该项目在民族融合中的纽带作用。

2. 祭祀活动守正创新：每年立夏节在神农庙前举办的祭祀大典吸引了成千上万万人参与，入场式中，四大礼神团——官灯、牌山灯、礼锣、礼炮“七响”开导，“三生”“五谷”贡者鱼贯而行的壮观场景、灯歌荟萃时“五灯（龙灯、狮灯、船灯、驴灯、蚌灯）齐舞”的热烈氛围，成为皖西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2024年祭祀大典首次通过网络直播，吸引百万网友在线“云祭祀”，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

3. 传习基地建设：占地2平方公里的“神农文化园”成为传承核心载体，吃、住、唱、游、购、乐配套设施齐全。其中神农祭祀广场可容纳1000人参与仪式，非遗展演大舞台年均举办10余场演出，每场观众千余人，场均经济收入10余万元。这对一向偏远的小山村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传习所内陈列“青玉璜”复制品、商代祭祀陶罐等文物，成为活态教学的直观教材。

（三）文明密码：五大核心价值的学理阐释

1. 历史考据价值：通过对“青玉璜”“石杵”“红砂陶甬”等文物的研究，结合《周易》《礼记》《说文解字》等古籍记载，学界确认皖西农耕文明起源可追溯至6000年前，较此前的认知提前了1000余年。《邀大岭》的仪轨细节，如“五谷益”中作物种类、祭祀方位的设置，为研究上古农业种植结构与祭祀制度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2. 文化认同价值：作为三苗人后裔从云、贵、川回迁大别山区后重拾的文化记忆，如苗族传承人在祭祀中的“五谷供奉”和芦笙伴奏等，体现了多民族对神农文化的历史认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

共鸣，在新时代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因此，《邀大岭》又是大别山区民族迁徙融合的“活地图”。

3. 艺术审美价值：《神农礼乐》（皖西大别山民歌引以为傲的山歌）的独特唱腔、《鸬鹚理窝舞》的仿生肢体语言、灯歌的俚俗幽默，构成了皖西民间艺术的集大成者。其“歌、舞、乐、礼”的综合呈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民间化演变提供了罕见的“活档案”。

4. 国际影响价值：据诸多史料记载，自古以来，新加坡、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民众，都称自己是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后代。如今，《邀大岭》在中国安徽皖西系统恢复，全面重光，必将为东南亚各国人民进一步深入了解、悦赏《邀大岭》文化和汇聚中外人心的“活窗口”。

5. 精神物变价值：《邀大岭》既是一项“可遇而不可求”的万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新时代旅游产业发展的内涵和活的精神灵魂。项目区十多年来的传承实践证明，非遗一旦进入庙会、舞台，就立马“遗产”变“财产”，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因此，重光、赓续和普及《邀大岭》文化，又是推动当地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力”。

现代转型的链接：
从神圣仪式到文化展演

《邀大岭》在传承中主动完成了“双重祛魅”：一方面，剥离原始祭祀中可能存在的神秘主义元素，保留其文化象征意义。如“青玉璜”作为文明符号而非通灵神器；另一方面，将部分表演性内容（第二、三乐章及灯歌）都称场景中拓展，延伸为服务于现代文旅融合的艺术节目。例如，在校园展演中，传承人会向学生们讲解“神鸟”实为皖西秧田中常见的秧鸡，将图腾崇拜转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普教育；在景区演出时，着重呈现舞蹈的农耕生活美学，弱化祭祀的神圣性，强化其艺术观赏性。这种“取其精神，去其形骸”的策略，使古老祭祀传统在当代获得新的表达空间。

让古老礼乐成为与现代文明对话的桥梁

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璜祭祀到当代的网络直播展演，《神农礼乐史诗·邀大岭》的千年传承，印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与再生力。它既是皖西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遗产。当“国强民才富，民富国安定”的古老祈愿，在新时代转化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实践，《邀大岭》所承载的农耕文明精神，正以新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

今日之《邀大岭》文化，项目中的“青玉璜”，已“走”出皖西博物馆的藏宝圣殿，活了起来；博大精深的《邀大岭》文化，已跨越千古时空，一路高歌向我们走来，上城市、下农村、进景区、进校园、久盛不衰；《邀大岭》文化一经重光，就被省、市、区的专家学者们称为：炎帝神农氏及其后裔们恩赐于华夏子孙后代们的一部伟大史诗！



墨韵初心

武红红

认识张和平的时候，他已退休。通过交流得知他以前就就职于六安电视台，我们也算是同行。我们就就毫无障碍、直抒胸臆地畅聊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与探究。

张和平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媒体工作者，善于与人沟通，主持过市级多档文艺节目，还对合唱有浓厚的兴趣，从骨子里的热爱来说还是对中国画情有独钟。

所谓中国画，笔者认为就是中国绘画的样式与形态。在绘画的种类上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在绘画的技法上可分为写意（大写意和小写意）、工笔、墨古等画法；在绘画的层面上也有区分，有宫廷画家、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等。因此，中国的绘画语言更吻合中国文化中的含蓄、寓意、寄情、言志等文化特征。

一个中国画家的成长，不仅要对中国画的基础技法理论学习入手，更要注重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深耕，可以说，这是绕不开的话题与课题，也只有深入研究过中国文化的人才能看懂中国绘画的内在精神和情感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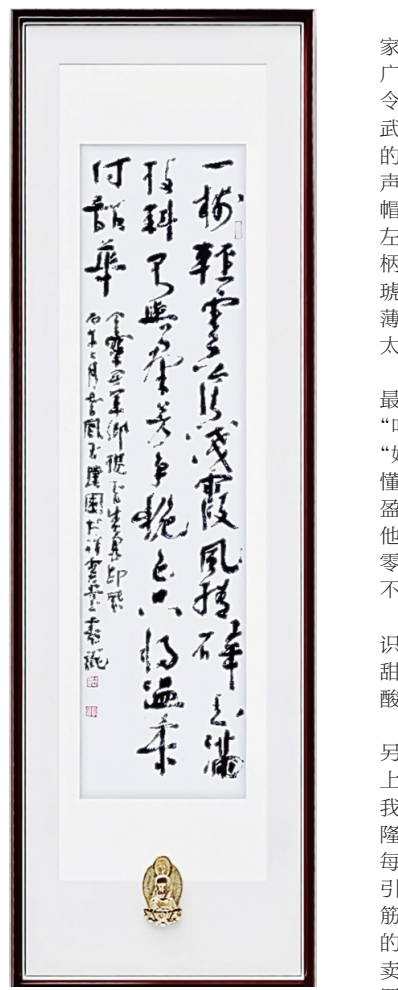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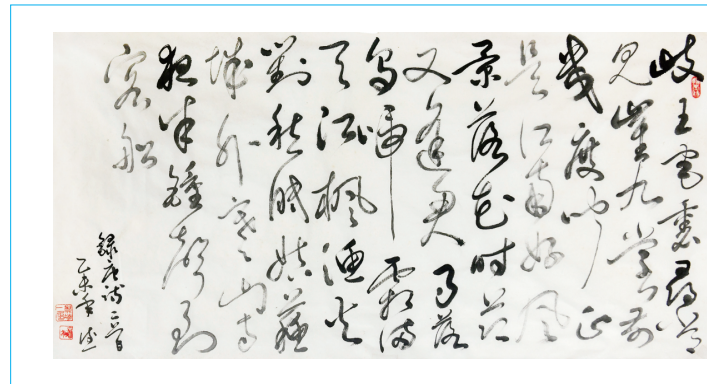
近年来，张和平坚持绘画理想，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国画的实践和探索当中。如泼墨法在绘画中的应用难度很大，从纸张的选取到颜料的选择、从作者的初步构思到作者的即兴发挥再到画面的形成有很多个不确定，往往有了这些不确定反而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画面效果。张和平的作品

《天地之眼》，就是用泼墨法绘制而成。首先，作品的立意深远。它用抽象的绘画语言表现深邃的宇宙空间，把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距离拉近，展现出人类的智慧和人类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想象力丰富。如果你要截取画面上半部分看作是一个人的脸，或者是一个外星人的脸这样一点也不意外。此意突显出，人类与地球、人类与星际生物的联系；最后，色彩的运用让画面更饱满，色彩的块面在想象中可以随机调配，可以构想出新的意象空间。

他的国画作品《渡口》，用小写意的笔触描绘出一个渡口的场景，画面疏密结合，展现出山的温暖、圆的浑厚，寓意人生的每一个渡口都是一次人生际遇的挑战，让我想到一句诗：“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鱼乐图》作品中，作者用水墨描写出鱼游戏荷间的自在。从画面整体来看，画风雅逸有趣，残荷的朴素之美，近景鱼的肥硕与憨态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满足感。但这张画也有不足之处，如鱼的姿态不够鲜活，鱼的眼神有点呆滞等。

总而言之，想要完成一幅好的国画作品十分不易。我认为：中国画的创作需要一个好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对中国绘画传统技法的训练（如对芥子园画谱的学习）；在书法学习上也要下功夫；要走进大自然，观察感受大自然，转移模写大自然；坚持对中国画经典的阅读与研究。



一树轻云落霞霞，风摇碎玉满枝斜。
不与群芳争艳色，只将温柔付韶华。
——赵厚洋为金寨全军樱花谷作诗书写

冬日暖阳，我和老伴领着外孙来到家门口的海心沙广场修葺一新的小吃广场，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汇聚于此，令人眼花缭乱：长沙臭干子、沙县米线、武汉鸭脖子……当走到靠近公园一旁的拐角处，忽听一阵“叮当，叮叮当当”的声音传来，一圈人围着一位头戴鸭舌帽、背微驼，坐在褪色小马扎上的老人，左手按着一把细长的铁铲，右手握着一柄小锤，面前的木架上，躺着一块泛着琥珀光泽的东西——硬，亮，表面撒着薄薄的白粉，像是抹上了一层蜂蜜，在阳光光下，折射出微黄的颜色。

“哇，这不是糖瓜吗？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啊！小外孙好像也被这‘叮当’声所吸引，连忙拽着我的衣袖：“姥爷，这是什么，我要！”小孩子也许不懂，在当今物质生活富裕，各种食品丰富的年代，这种真正小时候的“味道”，他们没有品尝过。可对于我们这些六零、七零的人来说，这就是小时候可遇不可求的人间美味。

“糖瓜”。我愣在那里，鼻腔先于意识捕捉到那股气息——微焦的麦芽香，甜得克制，甜得陈旧，甜得让人眼眶发酸。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五十年前的另一个冬天。大约在1975年左右，我刚上小学，每天都怯生生地跟着村子里大我五岁的堂哥到离家约一华里外的兴隆小学（现今的罗集乡中心小学）上课，每到一放学门口就被几个货郎担吸引，他们的货挑上五颜六色的橡皮筋、花炮吸引着这群没有控制能力的小孩。最让我走不动路的，还是那位卖糖瓜的老人，他的货郎担一头是玻璃罩子，里面码着一盘盘炒米糖、芝麻糖，还有圆盘状的糖瓜（麦芽糖熬制的糖稀状食物），倒在撒了炒粉的木板上，自然摊开成完美的圆形，硬如磐石的糖瓜透着焦黄色，散发出诱人麦芽香。大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着，咽着口水，饱眼福。

但是，偶尔也会有奇迹。

记得我八岁那年腊月二十三，家里祭灶。母亲破例给了我两分钱：“去买块糖瓜，灶王爷吃了嘴甜，上天言好事。”我攥着那枚被手心焐热的硬币，飞跑到校门口。可早已放了寒假的校门口空无一入，我沮丧着找不到卖糖瓜的老人，顿时眼眶噙满眼泪。这时，刚好遇到堂哥从校门前经过，他了解情况后，便领着

撬糖瓜

王永青

我来到离校不远的街上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原来，卖糖瓜的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接过钱，用小锤和铁铲，从大糖瓜边缘撬下一角。那动作和眼前这位老人一模一样——谨慎，专注，仿佛在完成某种仪式。糖块落在粗糙的草席上，我捧着，眼巴巴地看着又不敢吃，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没有控制住，去舔舔表面的粉，淡淡的焦香；再用门牙轻轻地刮蹭一点糖，瞬间在舌尖化开，甜味慢慢、固执地弥漫整个口腔。

那种“甜”是贫瘠岁月里的一点点光，照亮一整个寒冷的童年。

“姥爷，我要！”外孙的声音把我的回味拉了回来。

老人抬起头，鸭舌帽下是张布满皱纹的脸，眼睛却清亮。他看着我，又看着孩子，嘴角弯了弯：“小朋友，没见过这个吧？”

他敲下一小块，用纸托着递过来。外孙好奇地接过去，舔了舔，皱起小眉头：“好硬呀。”

老伴笑了：“含在嘴里，慢慢化。”

外孙照做了，几秒钟后眼睛亮起来：“甜，好甜啊！和家里的巧克力味道不一样！”

是不一样。现在的糖果甜得直接、甜得霸道，各种香色素素添加调出的味道，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糖瓜的甜是含蓄的、有层次的——先是炒粉的焦香，然后是麦芽糖特有的醇厚，最后喉间留下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回甘，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你静静地等待甜味层层展开。

就像那个需要等待的童年。

“老师傅，现在做这个的不多了吧？”我问。

他停下手里的活计，用毛巾擦擦手：“少了！费时费力，赚不到钱，没人愿意去做了。”他浓重的乡音，让我想起兴隆小学门口的那位老人。

“您是本地人吗？”

“从乡下来的，儿子住在这边附近小区，接我过来过年。”他顿了顿，“闲不住，就下下挑点手艺活出来转转。”

乡下，兴隆小学。我忽然有个荒唐的念头：“您……知道罗集乡吗？”

老人眼睛眯起来，打量着我：“罗集？我就是罗集人啊。以前我的父亲就在家门口摆摊，卖了几十年的糖瓜。”

世界突然安静了。身边来往的行人和买卖的嘈杂声和外孙吃糖的啧啧声，全都退到很远的地方。我盯着老人的



脸，试图从那些深刻的皱纹里，辨认出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某个轮廓。仿佛这位老人就是五十年前的腊月二十三，我从他手里买过糖瓜的老人。

我不由自主地接老人的话：“我也是罗集人，小时候最想吃糖瓜了，可因为那时家里穷，根本就没有钱去买。”老人怔住了，他放下锤子，仔细端详我：“那年头，买糖瓜的孩子不多……”

说着话，老人从担子下拿出一个布包，小心打开。里面是几块完整的糖瓜，用油纸包着，系着红绳。“这是今年做的最后几块了。人老了，熬不动糖了。”他拿起一块，用红纸重新包好，递给我：“给你孙子。”

我连忙掏钱，他摆摆手：“不要钱。碰上了，是缘分。”

外孙拿着糖瓜，开心得手舞足蹈。我望着那个红纸包，感觉它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段完整的童年。

夕阳西斜，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老人开始收拾担子，把工具一样样放好。我帮他扶起马扎，他忽然说：“知道为什么叫‘糖瓜’吗？”

我摇头。

“因为祭灶。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述职，人们用糖瓜粘住他的嘴，让他只说甜话，不说坏话。”他笑了笑，“其实啊，是老百姓想让生活甜一点，哪怕只是粘在嘴上的一点点甜。”

我们目送他离开。一副不太重的担子依然压着他佝偻的背，叮叮当当随着脚步渐渐远去，最终融进城市的喧嚣。

外孙拉拉我的手：“姥爷，这个糖瓜真好吃，明天还能吃到吗？”

我蹲下来，擦掉他嘴边的糖屑：“也许能，也许不能。有些东西，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为什么？”

“因为好东西需要等待。”我轻声说，“就像种麦子，要撒下种子，等它发芽、抽穗、成熟；就像熬糖，要等它从粮食变成甜蜜；就像我们，要等很多年，才能在某个下午，重新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孩子似懂非懂，只是小心地舔着糖瓜，让它在舌尖慢慢化开。

现在的孩子不缺糖，他们缺的是等待一颗糖化的时间，缺的是得到一块糖需要跨越的千山万水。我们的童年是“稀缺”定义的，他们的童年是被“丰盛”定义的。但或许，真正定义童年的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如何拥有一——那种经过漫长等待后，终于获得的、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脸，试图从那些深刻的皱纹里，辨认出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某个轮廓。仿佛这位老人就是五十年前的腊月二十三，我从他手里买过糖瓜的老人。

我不由自主地接老人的话：“我也是罗集人，小时候最想吃糖瓜了，可因为那时家里穷，根本就没有钱去买。”老人怔住了，他放下锤子，仔细端详我：“那年头，买糖瓜的孩子不多……”

说着话，老人从担子下拿出一个布包，小心打开。里面是几块完整的糖瓜，用油纸包着，系着红绳。“这是今年做的最后几块了。人老了，熬不动糖了。”他拿起一块，用红纸重新包好，递给我：“给你孙子。”

我连忙掏钱，他摆摆手：“不要钱。碰上了，是缘分。”

外孙拿着糖瓜，开心得手舞足蹈。我望着那个红纸包，感觉它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段完整的童年。

夕阳西斜，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老人开始收拾担子，把工具一样样放好。我帮他扶起马扎，他忽然说：“知道为什么叫‘糖瓜’吗？”

我摇头。

“因为祭灶。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述职，人们用糖瓜粘住他的嘴，让他只说甜话，不说坏话。”他笑了笑，“其实啊，是老百姓想让生活甜一点，哪怕只是粘在嘴上的一点点甜。”

我们目送他离开。一副不太重的担子依然压着他佝偻的背，叮叮当当随着脚步渐渐远去，最终融进城市的喧嚣。

外孙拉拉我的手：“姥爷，这个糖瓜真好吃，明天还能吃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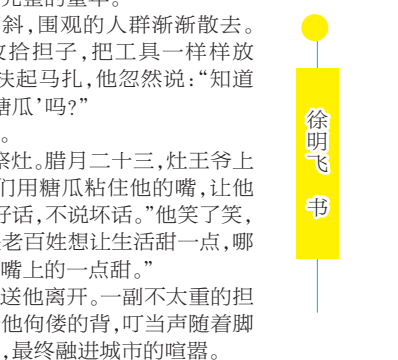
我蹲下来，擦掉他嘴边的糖屑：“也许能，也许不能。有些东西，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为什么？”

“因为好东西需要等待。”我轻声说，“就像种麦子，要撒下种子，等它发芽、抽穗、成熟；就像熬糖，要等它从粮食变成甜蜜；就像我们，要等很多年，才能在某个下午，重新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孩子似懂非懂，只是小心地舔着糖瓜，让它在舌尖慢慢化开。

现在的孩子不缺糖，他们缺的是等待一颗糖化的时间，缺的是得到一块糖需要跨越的千山万水。我们的童年是“稀缺”定义的，他们的童年是被“丰盛”定义的。但或许，真正定义童年的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如何拥有一——那种经过漫长等待后，终于获得的、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徐明飞书

郑凌一书法两幅



徐明飞书